

【一般講章】

緊緊抓住上帝

(經文：路得記 1:6-22)

作者：林宣

1

前言

面對人生的每一個階段，我們都持續的轉換身分，適應不同的環境與生活。這個社會也不斷地催促我們去思考自己的身分、責任與位置。

一個講道者預備講章的時候往往需要想像自己的聽眾，當我試著理解現今教會的青年與社青的處境與需要時，我回想七年前剛進入社會的自己。那時自己感受到，基督徒這個身分需要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有來自他人的期待，有來自內心的使命感，也有聖靈的感動。但是就在意識到有這麼多需要，也參與在其中的時候，卻同時感受到一種孤單、無助，被眾多需要吞噬的感覺。當人越是想要抓住一些東西，卻反而好像抓錯或者抓不住，在許多的不確定當中，這種感覺容易讓人失去方向。

或許，以利米勒與拿俄米也是在社會的混亂與不穩定中感受到不確定性，因此投靠異鄉。路得記的開始就告訴讀者，路得的故事是發生在士師的年代。從摩西五經到士師記，這幾卷書不只描寫耶和華帶領以色列出埃及地到進入迦南，耶和華更是與以色列人立下許多繁複的規矩，為要使以色列可以在諸神信仰中知道要分別為聖。但走過漫長的以色列歷史，混亂的狀況並無好轉，進入邪惡的士師年代，以色列整個民族看起來好像已經無藥可救。社會所呈現的畫面，不再有公正、謙和，而是支派各自為政，家族、群體的尊榮超過上帝的尊榮，耶和華被迦南諸神取代，以色列離棄耶和華。但是就在士師治理的時代中，路得的故事被記錄下來。在混亂的社會中，路得記讀起來讓人鬆一口氣。黑暗中出現了路得這樣一位女性，以色列的歷史似乎終於露出一道曙光的感覺。或許從現代讀者的角度看這卷書，自然而然會覺得這是一個圓滿的故事，但是若深入經文，或許我們就不會覺得公主與王子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是很自然的結果！

人的困境與拿俄米的絕望

因為以色列政治腐敗，道德衰退，宗教混亂，導致地土也連帶受累，猶大地遭遇饑荒、民不聊生，住在伯利恆的以利米勒，一家四口舉家搬遷到摩押地。原本只是寄居，或許時間久了他們就順其自然住了下來。以利米勒與拿俄米也在摩押地為兒子娶了兩位媳婦，俄珥巴與路得。殊不知，以利米勒與拿俄米原本是一對美滿的夫妻，丈夫名字的意思是「我神是我王」妻子則是「甜美」，竟然生了「平淡」與「憔悴生病」的兩個兒子，瑪倫與基連。讀者們有沒有覺得，拿俄米的先生與兩個兒子接連在異地過世不是本來就是該死嗎？誰叫他們去摩押躲避機荒竟然就這樣住了下來，從寄居變成居住，這不是活該嗎？或許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本來只是心裡暗算暫時離開這個信仰、離開自己所屬的教會，沒想到真的因為生活每況愈下，心中不禁開始懷疑，我是不是受到上帝的報應！或者看見身邊朋友離開團契後，生活真的亂成一團，我們心想：誰叫你要背叛這個信仰！

在異鄉沒了丈夫也沒有兒子，一個老寡婦帶著兩個外年輕寡婦居住在外地，拿俄米心中思念自己的故鄉。當他正為自己渺茫的未來感到很憂愁時，聽到家鄉伯利恆傳來好消息，因為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所以賜糧食給他們，看不見未來的拿俄米似乎沒有太多的選擇，所以決定回到故鄉猶大的伯利恆。1:7經文說：「他就與兩個兒婦起身」，更正確的翻譯應該是「拿俄米起身走了，她兩個媳婦就跟著她」。明顯地，拿俄米一點都不希望媳婦們跟著她。或許是顧慮自己帶著摩押媳婦回到伯利恆會被親友指指點點，也有可能拿俄米真的不願意拖累媳婦，因此要他們另尋新的夫家；經文留下一個空間給讀者想像！無論如何，拿俄米堅持不讓媳婦跟著她，她告訴媳婦：「你們各自回去吧！願耶和華恩帶你們像你們待已故的人和我一樣，願耶和華使你們在新的丈夫家中得歸宿...」。接著在彼此拉扯中，拿俄米開始一吐心中的怨氣，說自己老了沒用，不再能擁有丈夫、兒子，不能再生兒子給兩個媳婦。就在咒罵的最高潮，她終於說出自己內心最深的憤怒：「我比你們更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擊打我」。原文其實沒有「擊打」這個字，經文只說：「因為耶和華對我伸出手」。但拿俄米把一切的愁苦全歸咎於耶和華，對拿俄米而言，耶和華眷顧了自己的百姓，耶和華卻將他們一家排除在眷顧之外，甚至伸手擊打她。拿俄米的愁苦也是現代讀者的愁苦嗎？面對充滿未知與挑戰的明天，我們肯定自在上帝的眷顧中嗎？或者比起上帝的眷顧，我們更加認為自己是在上帝的眷顧之外。

「上帝你在哪裡？」、「上帝你真的存在嗎？」、「你真的是豐盛應許的上帝嗎？」、「上帝你為什麼讓我受苦？」，基督徒都曾經這樣嘶吼過吧！每當人回顧自己的信仰歷程，我們都必須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信仰光景總是時高時低、或者多數時候都是不冷不熱，而且幾乎沒有人能夠維持在信仰的高峰。人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屈就現實，面對生活的需要，有時候信仰似乎不是優先考量。好不容易撐過低迷，生活趨於平坦時，信仰可能只剩下花瓶的腳色。有時候不是自身的問題，而是我們所在的教會就像個鬧饑荒的地方。人因為得不到滿足、看不見改善的可能性，因此想要走出去寄居一下。面對這麼多的困難，我們也會對上帝提出這樣的疑問：上帝與基督信仰對我而言有何意義？

耶和華使用路得回應拿俄米的絕望

耶和華對拿俄米而言是供應生活的神。生育與食物在當時的社會中是必須且重要的，生育與食物關係著家庭、民族的延續，在這樣的環境中，拿俄米自然會認為耶和華的全能應該體現在百姓具體的需求上，耶和華恩待女人就是為女人預備丈夫並得到歸宿。拿俄米這樣的期待並非是膚淺、物質化的。她沒了兒子、也老了不再有生育；對一個身在完全父權社會得女性而言，拿俄米的處境跟死是沒有兩樣的。一個活著只是行屍走肉的女人，絕望已經吞滅所有的可能性。換一個時空背景來看今日的我們。作為一個信仰團體，面對教會的不完美，這個不完美可能是來自人的問題或者體制上的迂腐，在這樣的教會中，我們認為上帝如何是一位眷顧教會的神？從個人的角度來看，面對敗壞、充滿不信任的社會，我們對上帝的慈愛與看顧還有期待嗎？

在極度的絕望中，拿俄米仍為了尋找機會起程回到故鄉。路得記第一章以飢荒開始，從自然環境來看，飢荒、農作物沒有收成，表示一種社會「空空」的狀態；接著空間轉移到以利米勒的家，一家之主與繼承人相繼死去，只剩下孤苦無依的寡婦，家庭的破碎表示一種家庭「空空」的狀態；接著拿俄米說她不能生育、不像兩個年輕力壯的媳婦，老了不能生育後代也暗示著另一種「空空」的狀態。所以20-21節可以說是拿俄米對他家庭的故事的總結，從一家四口剩下一個沒有生育力的老寡婦，難怪拿俄米會說：「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瑪拉，我滿滿的出去，耶和華使我空空的回來，因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從經文我們會發現，路得記的開始是伯利恆，22節的結束是回到伯利恆；故事的開始是因為伯利恆的飢荒，結束卻是伯利恆大麥豐收；故事的開始是一家人的離家，結束卻是歸回故鄉。豐收的情景中，拿俄米更顯得悲情、落寞，這樣的悲情與落寞也凸顯了外在環境使人無所適從。

上帝使用挑戰社會價值觀的路得恩待祂的百姓

但拿俄米並非真的是空空地回到家鄉，雖少了至親但她身邊卻多了一位路得。在當時的社會，丈夫死亡並不表示路得、俄珥巴與夫家的關係得以終止，媳婦跟著婆婆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很奇怪的是，路得竟然為了跟著婆婆而許下一個強烈的承諾。經文告訴讀者，路得捨不得拿俄米（1:4），捨不得這個動詞其實是緊緊黏住的意思，常用在形容男女的結合。路得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能使我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這是整卷書中極為動人的一段經文，從希伯來文體來看是一個美麗的許願詩，類似一種婚姻的誓言，而且帶有逼婚意思，但其中又隱含一種自我詛咒。路得如同妻子般真誠地委身於孤苦無依的婆婆，這個承諾不只正式更是無條件的跟隨。身為現代讀者的我們，很容易先入為主認為路得的委身是神聖的，路得信心的層次比拿俄米更高。但對一個嫁到猶大家庭的摩押女人而言，路得與這個家庭的關係是非常不穩定的，她的身分不被認同，加上死了丈夫她更是處於一個劣勢的狀態。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一個極父權的社會中，路得尋求身份認同的首要目標竟然不是一個男性，而是如死人般的老女人拿俄米。路得不能代替以利米勒成為拿俄米的丈夫，但是她為了尋求身份的認同而委身婆婆，這個主動的建立親密關係的行動正好回應了拿俄米的「空」。路得委身的行動，使耶和華的眷顧在毫無盼望的黑暗中展現出來！上帝藉著路得的委身大大施慈愛拯救以利米勒的家庭。耶和華透過一個外邦女子，一個被猶大瞧不起、甚至厭惡唾棄的摩押人路得，讓我們看見耶和華是如此地恩待他悖逆的百姓。

上帝也同樣回應現代讀者的困境

面對現實的殘酷，我們的選擇會是甚麼，會願意與絕望共處並願意相信在絕望中上帝依然眷顧嗎？願意在絕望中尋求生活的意義嗎？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個人認識並願意接受基督信仰，背後一定有一個屬於自己與上帝的故事。我們為什麼來到教會？我們曾經為了甚麼原因開始想要認識這一為上帝？而又是為了甚麼緣故好像慢慢與這一位主疏離？是因為我們看見世界的敗壞，人的敗壞，而對上帝失望了嗎？或者是因為教會不再是教會，我們失望以至於不捨的離開？還是我們做錯了一些事，使我們與上帝隔絕，我們害怕面對上帝、面對原本的信仰群體？或者我們不認為上帝是一為眷顧人的神？我們來到教會是因為我們知道有一位上帝，我們想要親近祂、認識祂，但是會不會很多時候拿俄米其實反應我們的信仰狀態。我們固化上帝、我們扁平化信仰，以至於我們只從自我經驗去認識上帝，而不是從他人身上看見上帝的慈愛與眷顧。

來神學院念書前，我曾擔任新藥開發的法規人員，當時為了要接手一個臨床試驗一期走了將近快10年的診斷藥物才到了這個位置。一個臨床案涉及非常多的利益與投資的考量，任何的決定都會影響整體的利益。我跟我的主管都是基督徒、也都是牧師的孩子，我們對於這個藥物的發展有不同的看法。身邊的同事們也都知道我們有基督徒這個共同身分；面對許多困難，我經常被同事問說：「你們基督徒會怎麼決定」。後來當拿到受試者的病歷表，我決定讓這個案子停下來，這並不表示我的主管信仰不好，只是考量的基準點不同。過去10年有太多優秀的同事因為這個案子離開，我清楚知道讓臨床案停下來的機會極度渺茫，但我跟上帝禱告，如果這個決定是對的，上帝你自己開路。因為壓力的關係，我有整整半年壓力大到半夜嚇醒，身體也出現許多疼痛。剛好這一年也是我信仰的黑暗期。教會內部的不和諧與彼此傷害讓我迷失在恐懼與痛苦中，我找不到上帝，害怕上帝最終只是一個假像與想像。這段日子我只能如演員般的繼續在教會侍奉、服事。邊服事邊等待，等待再次經歷上帝的時刻，一邊工作一邊為自己教會的弟兄姐妹禱告，心中等待和解的日子能夠真實發生。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臨床案終於正式停止，上帝也讓我在教會中經歷和解，再一次看見上帝的帶領。

上帝以絕望顛覆人的價值觀

藥物的開發為人帶來了希望與安慰，上帝給予人知識與能力去緩解身體上的痛苦。科學、醫學、教育、知識、能力是上帝眷顧人的具體方式，但這些絕對不是上帝全部或者唯一眷顧人的方式。再厲害再頂尖的知識與能力都不足以在死亡的絕望中為人帶來生命。準備這篇講章時，拿俄米與路得的處境讓我想起去年自己被安排去馬偕癌症整合中心探訪、陪伴。我沒想到這麼快又再次面對這疾病所帶來的痛苦與絕望，而且還是直接面對癌末、不再有盼望、充滿淚水與悔恨的病患與家屬。進入病房重新面對「癌症」，這些病人再次提醒我，痛苦不會消失、絕望也不會離開，每個人努力活下去的理由都不一樣。他人的絕望撼動了我的信仰以及自以為的傳福音。在絕望中福音不再是告訴他人：「不要害怕，上帝已經成為你生命的救主」。福音是：陪他流淚、聽他述說、用禱告帶領他尋求他所需要的上帝形象。就在傾聽、觀察的過程中，我一次又一次經驗上帝也是這樣陪我經歷福音。道成肉身的耶穌陪我流淚、聽我述說。生命帶來生命、絕望與死亡也足夠帶來生命。上帝不就是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死顛覆人的絕望與對死亡的恐懼嗎？

結語

從路得記我們看見，耶和華在許多爭議中調轉了人的想法。在最後一章，作者告訴讀者，摩押人媳婦使耶和華的名被稱頌，擁有摩押媳婦比七個兒子更好。「七」有完全的意思，「男性」更是在社會扮演要角；但是一個「摩押」「女性」卻比「完全」更加好。路得記挑戰著當時的父權社會與婚姻價值觀、挑戰著以色列人的民族優越感，更挑戰著他們對上帝作為的看法。從路得記我們知道，信仰不是私人化的，也不屬於特定群體，對耶和華而言種族、性別、財富並非首要，而是人是否願意在絕望中仍然不放棄任何可能性。就在不放棄中上帝使用人去展現祂對人無止境的慈愛。

今日的我們是否已經預備好要面對世界的敗壞與絕望？我們願意在絕望中仍相信上帝伸出手是要使用你我來施慈愛與恩惠嗎？委身於絕望不是屈就、不是放棄，更不是厭世；委身於絕望是要挑戰既有的利益、權力關係與社會價值觀。願上帝幫助我們抓住祂的手、幫助我們緊緊黏著祂，我們如此緊跟隨祂、深信祂，委身的行動才能真的為世界帶來轉化的力量。

{本文結束}^{*†}

[†]講章版權屬作者所有，請勿抄襲；祈盼使用者在閱讀中被激勵、得參照。